第一篇、 《聽聽那冷雨》 余光中

驚蟄一過，春寒加劇。先是料料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淋淋漓漓，時而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濕濕，即使在夢裡，也似乎把傘撐著。而就憑著一把傘，躲過一陣瀟瀟的冷雨，也躲不過整個雨季。連思想也是潮潤潤的。每天回家，曲折穿過金門街到廈門街迷宮式的長巷短巷，雨里風裡，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這樣子的以台北淒淒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個中國整部中國的歷史無非是一張黑白片子，片頭到片尾，一直是這樣下著的。這種感覺不知道是不是從安東尼奧尼那裡來的。不過那一塊地是久違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紀，即使有雨，也隔著千山萬水，千傘萬傘。二十五年，一切都斷了，只有氣候，只有氣象報告還牽連在一起。大寒流從那塊土地上彌天捲來，這種酷冷吾與古大陸分擔。不能撲進她懷裡，被她的裾邊掃一掃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這樣想時，嚴寒里竟有一點溫暖的感覺了。這樣想時，他希望這些狹長的巷子永遠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門街到廈門街，而是金門到廈門。他是廈門人，至少是廣義的廈門人，二十年來，不住在廈門，住在廈門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過說到廣義，他同樣也是廣義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兒，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時代了。再過半個月就是清明。安東尼奧尼的鏡頭搖過去，搖過去又搖過來。殘山剩水猶如是。皇天后土猶如是。紜紜黔首紛紛黎民從北到南猶如是。那裡面是中國嗎？那裡面當然還是中國，永遠是中國。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特意遙指已不再，劍門細雨渭城輕塵也都已不再。然則他日思夜夢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裡呢？

在報紙的頭條標題里嗎？還是香港的謠言裡？還是傅聰的黑鍵白鍵馬思聰的跳弓撥弦？還是安東尼奧尼的鏡底勒馬洲的望中？還是呢，故宮博物院的壁頭和玻璃櫥內，京戲的鑼鼓聲中太白和東坡的韻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就在那裡面。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變來變去，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因為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太初有字，於是漢族的心靈，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託。譬如憑空寫一個「雨」字，點點滴滴，滂滂沱沱，淅瀝淅瀝淅瀝，一切雲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禮堂上的這種美感，豈是什麼英文、日文、俄文所能滿足？翻開一部《辭源》或《辭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便悉在望中，美麗的霜雪雲霞，駭人的雷電霹雹，展露的無非是神的好脾氣與壞脾氣，氣象台百讀不厭、門外漢百思不解的百科全書。

聽聽，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聞聞，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傘上這城市百萬人的傘上雨衣上屋上天線上，雨下在基隆在防波堤海峽的船上，清明這季雨。雨是女性，應該最富於感性。氣空而迷幻，細細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點點薄荷的香味，濃的時候，竟發出草和樹林雨後特有的淡淡土腥氣，也許那竟是蚯蚓的蝸牛的腥氣吧，畢竟是驚蟄了啊。也許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許古中國層層疊疊的記憶皆蠢蠢而蠕，也許是植物的潛意識和夢囈，那腥氣。

第三次去美國，在高高的丹佛山居了兩年。美國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乾旱。天，藍似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眼睛；地，紅如印地安人的肌膚；雲，卻是罕見的白鳥。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飄雲牽霧。一來高，二來干，三來森林線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國詩詞裡「盪胸生層雲」，或是「商略黃昏雨」的意境，是落基山上難睹的景象。落基山嶺之勝，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疊互倚，砌一場驚心動魄的雕塑展覽，給太陽和千里的風看。那雪，白得虛虛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皚皚不絕一仰難盡的氣勢，壓得人呼吸困難，心寒眸酸。不過要領略「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的境界，仍須回中國。台灣濕度很高，最饒雲氣氤氳雨意迷離的情調。兩度夜突溪頭，樹香沁鼻，宵寒襲肘，枕著潤碧濕翠蒼蒼交疊的山影和萬籟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樣睡去。山中一夜飽雨，次晨醒來，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靜中，衝著隔夜的寒氣，踏著滿地的斷柯折枝和仍在流瀉的細股雨水，一徑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彎彎，步上山去。溪頭的山，樹密霧濃，蓊鬱的水氣從谷底冉冉升起，時稠時稀，蒸騰多姿，幻化無定，只能從霧破雲開的空處，窺見乍現即隱的一峰半壑，要縱覽全貌，幾乎是不可能　的。至少放山兩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頭諸峰玩捉迷藏的遊戲，回到台北世人問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閒，故作神秘之外，實際的印象，也無非在虛無之間罷了。雲繚煙繞，山隱水迢的中國風景，由來予人宋畫的韻味。那天下也許是趙家的天下，那山水卻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筆像中國的山水，還是中國的山水上紙像宋畫。怨怕是誰也說不清楚了吧？

第二篇、《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先生的家到溫州街十八巷的臺先生家，中間僅隔一條辛亥路，步調快的話，大約七、八分鐘便可走到，即使漫步，最多也費不了一刻鐘的時間。但那一條車輛飆馳的道路，卻使兩位上了年紀的老師視為畏途而互不往來頗有年矣！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時光流逝，臺北市的人口大增，市容劇變，而我們的老師也都年紀在八十歲以上了，辛亥路遂成為咫尺天涯，鄭先生和臺先生平時以電話互相問安或傳遞消息；偶爾見面，反而是在更遠的各種餐館，兩位各由學生攙扶接送，筵席上比鄰而坐，常見到他們神情愉快地談笑。

　　三年前仲春的某日午後，我授完課順道去拜訪鄭先生。當時《清晝堂詩集》甫出版，鄭先生掩不住喜悅之情，叫我在客廳稍候，說要書房去取一本已題簽好的送給我。他緩緩從沙發椅中起身，一邊念叨著：「近來，我的雙腿更衰弱沒力氣了。」然後，小心地蹭蹬地在自己家的走廊上移步。望著那身穿著中式藍布衫的單薄背影，我不禁又一次深刻地感慨歲月擲人而去的悲哀與無奈！

　　《清晝堂詩集》共收鄭先生八十二歲以前的各體古詩千餘首，並親為之註解，合計四八八頁，頗有一些沈甸甸的重量。我從他微顫的手中接到那本設計極其清雅的詩集，感激又敬佩地分享著老師新出書的喜悅。我明白這本書從整理，謄寫，到校對、殺青，費時甚久；老師是十分珍視此詩集的出版，有意以此傳世的。

　　是我也掩不住興奮地翻閱書頁，鄭先生用商量的語氣問我：「我想親自送一本給臺先生。你哪天有空，開車送我去臺先生家好嗎？」封面有臺先生工整的隸書題字，鄭先生在自序末段寫著：「老友臺靜農先生，久已聲明謝絕為人題寫書簽，見於他所著《龍坡雜文》〈我與書藝〉篇中，這次為我破例，尤為感謝。」但我當然明白，想把新出版的詩集親自送到臺先生手中，豈是僅止於感謝的心理而已；陶潛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何況，這是蘊藏了鄭先生大半生心血的書，他內心必然迫不及待地要與老友分享那成果的吧。

　　我們當時便給臺先生打電話，約好就在那個星期日的上午十時，由我駕車接鄭先生去臺先生的家。其所以挑選星期日上午，一來是放假日子人車較少，開車安全些；再則是鄭先生家裏有人在，不必擔心空屋無人看管。

　　記得那是一個春陽和煦的星期日上午。出門前，我先打電話給鄭先生，請他準備好。我依時到溫州街七十四巷，把車子停放於門口，下車與鄭先生的女婿顧崇豪共同扶他上車，再繞到駕駛座位上。鄭先生依然是那一襲藍布衫，手中謹慎地捧著詩集。他雖然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可是記性特別好，從車子一發動，便指揮我如何左轉右轉駛出曲折而狹窄的溫州街；其實，那些巷弄對我而言，也是極其熟悉的。在辛亥路的南側停了一會兒，等交通號誌變綠燈後，本擬直駛到對面的溫州街，但是鄭先生問：「現在過了辛亥路沒有？」又告訴我：「過了辛亥路，你就右轉，到了巷子底再左轉，然後順著下去就可以到臺先生家了。」我有些遲疑，這不是我平常走的路線，但老師的語氣十分肯定，就像許多年前教我們課時一般，便只好依循他的指示駕駛。結果竟走到一個禁止左轉的巷道，遂不得不退回原路，重新依照我所認識的路線行駛。鄭先生得悉自己的指揮有誤，連聲向我道歉。「不是您的記性不好，是近年來臺北的交通變化太大。您說的是從前的走法；如今許多巷道都有限制，不準隨便左轉或右轉的。」我用安慰的語氣說。「唉，好些年沒來看臺先生，路竟然都不認得走了。」他有些感慨的樣子，習慣地用右手掌摩挲光禿的前額說。「其實，是您的記性太好，記得從前的路啊。」我又追添一句安慰的話，心中一陣酸楚，不知這樣的安慰妥當與否？

　　崇豪在鄭先生上車後即給臺先生打了電話，所以車轉入溫州街十八巷時，遠遠便望見臺先生已經站在門口等候著。由於我小心慢駛，又改道耽誤時間，性急的臺先生大概已等候許久了吧？十八巷內兩側都停放著私家小轎車，我無法在只容得一輛車通行的巷子裏下車，故只好將右側車門打開，請臺先生扶鄭先生先行下車，再繼續開往前面去找停車處。車輪慢慢滑動，從照後鏡裏瞥見身材魁梧的臺先生正小心攙扶著清癯而微僂的鄭先生跨過門檻。那是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也是頗令人感覺溫馨的一個鏡頭。臺先生比鄭先生年長四歲，不過，從外表看起來，鄭先生步履蹣跚，反而顯得蒼老些。

第三篇、《五十歲的公主》 廖玉蕙

為了我的五十歲生日，母親早早準備了鑽戒。我錙銖必較，以虛歲不算、新曆不準及尚未年滿等理由，搏命推辭。人入中年，心情的慘淡難以形容。彷彿過了半百，日子就再也難以回頭。而可笑的是，難以回頭的事實，又何需等到五十才知！

　　生日那天早起，想到五十年間的循規蹈矩，忽然升起一股嫌惡的感覺。從今爾後，我不要知天命，要隨心所欲，才不管它踰不踰矩！而該如何隨心所欲？五十年來，受到「公民與道德」的制約，我跌跌撞撞、摸索著做女兒、當學生，接著任妻子、母親、老師，早早學會「識相」，看別人臉色過活。先是看父母的臉色，接著是工作單位的長官和同事，成天研究人際關係；成了家，兢兢業業揣摩和丈夫、子女和平相處之道！更過分的是，當了老師，還得學習和學生同步成長。我委曲求全，偏偏忘了做自己。於是，我決定除了殺人、放火之外，絕不再壓抑！我要為所欲為！像電影裡的公主。

　　以前，為了給人留下好印象，出門時，我總像刷牆壁般，在乾淨的臉上塗抹五顏六色。既然要隨心所欲，索性自回歸本然起。我素淨（毌寧說「枯黃」比較適當）著一張臉上街。正洋洋得意，偏偏在街角遇上了三十多年前我所熱烈愛慕著的老師。真是鬼使神差！幾十年來，我打扮得容光煥發、花枝招展地在和他相距不到一千公尺之遙的城市施展魅力，竟在這麼個邋遢的狀況下和伊人相逢。當他遠遠叫出我的姓名時，我簡直痛不欲生！

　　我倉促奔回家裡，閉門思過。經過短暫懊惱後，決定再接再厲。不顧多年來兩杯咖啡的自我約束，我一口氣倒進了五杯黑呼呼的藍山後，無端地打定主意傾洩埋藏在心裡許久的不滿！我開始勇敢地在電話中涕泗縱橫地哭訴母親一向的重男輕女給我的人格上所造成的陰影！母親無言地掛下電話。奇怪的是，我不但沒有感受到預料中的痛快，反倒有一種闖了禍的惶恐！其後的幾天，我花了不只十倍的時間和諂媚的話來彌補這一時的失控！腰之軟、嘴之甜，前所未有，真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不過，既然決定豁出去了！只好一以貫之。我打定主意，以充分滿足口腹之欲為職志。尋到一家素以豬腳聞名的餐廳，再不管別人對我日益發福身材的譏刺，決定好好啃它幾支久違的肥碩豬腳。想到那油滋滋的肥肉，我在投奔途中先就掉了一地的口水。沒料到久違肥肉的腸胃，竟在返家後不到十分鐘，水瀉「大」通！短短兩小時內，向洗手間報到不下二十回！

　　那日晚間，我在城東有一場演講。瀉得渾身無力的我，虛弱地又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誓願！管它啥演講！也許因為我的缺席，那些晚上猶然孜孜求知的認真朋友，因之有了適當的休息；或者因為主講人不在，彼此無聊的攀談竟擦出了某些愛的火花，未始不是功德一件！然而，儘管如此自我安慰，在最後一刻，不堪良心譴責的我，終於還是驅車飛奔前去！而因為速度的關係，我和交通警察意外有了個不太浪漫的邂逅——我被頒贈了平生第一張超速罰單。

　　一連出了這麼些狀況，我開始不敢掉以輕心！五十歲生日！何等莊嚴肅穆的日子！應該有一個類似「公主與王子終於過著快快樂樂的日子！」的結局才像話！於是，撒嬌兼威脅地，我強迫家裡那位無趣的王子帶我去高級飯店過一個快樂的晚上！王子無奈，只好換上西裝領帶，我則穿上華服、掛上高貴驕傲的笑容，像公主一樣，和他一起住進五星級飯店！

　　當我進入房間，研究了住宿費用之後，心情頓時跌入谷底！懊惱家裡有好好的床不睡，竟然失算地欣羨人家公主和王子！而那種椎心的痛楚在一位朋友告訴我該飯店再過兩天就有五折的優待活動時達到最高潮！我氣憤地指責外子沒有善盡阻止之言責！無奈的老王子訕訕然反問：

　　「你不是想嘗試一下當公主的滋味嗎？」

　　我睜著眼睛，躺在潔白的床單上，徹夜失眠。（至今不能確知是昂貴的住宿收費還是白日的那五杯咖啡所導致）決定回家再翻出幾本《公民與道德》來複習一下！也許，裡面真的有些就是五十歲也不該被丟棄的東西吧！我猜想。

第四篇、《山中書》 陳列

多次上山，作數日甚或經月的離群索居，生活的情懷，一如山間的煙嵐，或像僧人的梵唱，單純而悠遠。

　　早上，我常是因猴子的關係醒來的。牠們大清晨就來到我的窗外，在陡坡的雜樹林裡嬉戲和採食。睡夢中，只聽見枝柯偶然的脆裂聲和樹葉的唏嗦，間或夾著牠們玩鬧的驚啼。空氣寧謐，這些輕響似近又遠，好似山中萬物正和我一起從沈睡中愉悅地甦醒過來。我把窗子全面推開，草木的味道幽淡地流入。將亮未亮的淺藍天色裡，層巒隱約，如果有霧也總是薄薄的，在林間靜凝。猴子約在二十隻左右，有幾次更且瞥見兩隻珍異的小白猴。我有時一邊漱洗，一邊和牠們相望，互扮鬼臉。等牠們走了，柔黃的晨光大抵也已出現在遠山高處的某些脊稜上，我也許就坐下來寫字或看書，帶著安貼的心情。

　　雖說看書寫字，其實，這種時候也並不多。人文的東西因人際遭遇的減少而淡薄了，文字中的義理似乎也顯得不再那麼當然，甚至於透露出和以往的認定大為相被的意思。因此，我更常只是安靜地坐著，什麼也不想，讓天地間那股龐大細緻的安靜沁入我的體內心裡，或是無關經濟效用地在室外閒蕩，觀看風景，時而沒有主題地隨意思索，體察一些短暫的感覺和意念。令我深為感動和覺得親切的，大多是些自然的事物。

　　山中最可觀的，當然就是山了。住處的前面和側方，百餘公尺處，隔著兩道交匯的澗水，就各有一面絕壁從溪底直立而起，岩質的崖面高大壯闊，附生著疏落的荒蓁矮樹，禿顯的部分則紋路糾扭，但又好像自有規則，代表了不同岩層的年代，訴說著我不了解的千萬年前大地變動和生物存歿的往事。更多的大山盤勾交錯於溪谷的來向和去處，愈遠愈高，風貌神色互不相同，但大致都是一些其峭剛毅的花崗石或大理石山嶺，整個的在我四周形成撼人的磅礡氣勢。

　　雲霧常在山間聚散變幻。晴天的時候，太陽照射，雲朵悠然舒卷，光線以及山和雲的投影就會在一些山坡和坑谷上移動，走過高山深壑和曲突皺褶的稜脈巉岩。光影相間，自由適意地消長。於是，也許剛才覆蔭成一片暗紫色的山林可能又展現出盎然的綠意；於是下個片刻裡，陽光也許就會穿過雲隙成條成縷地篩灑下來，風情萬種中蘊含著不可思議的神奇。天候變換或是一般日子的向晚時分，煙氣蒸騰，從谷底從林中靜靜上升，化入空中原有的雲層，一起醞釀渲染和堆積。山間一片肅穆，萬物好像都在屏息。許多山頭消失了，隱在迷濛裡，也分不清那是雲是霧，黛藍的顯得凝重，粉灰的縹緲，而大山的那種雄渾幽深的氣質也就更加顯著了。

　　我很喜歡坐在屋頂陽台上看這些山，看天光雲影在山間的映照徘徊。每一次，起初覺得眼前的危崖峻嶺一直在對我俯瞰逼來，帶著十足威嚇的意思，強大而沒有聲息，令人驚愕。坐久了趨於靜定，我於是就會感到它的神氣靈氣：堅實的風骨幽微露現，其中有它極為深醇的情趣和愛意。我終於認為這些山是有生命的，相貌精神都類似傳說中的達摩。我專心注視著它那種奇特的不言不語，看光影在它身上散步依停的樣子，胸中好像也在逐漸升起一座座靜默的山來，心裡陣陣神秘的狂喜。

　　夏天的午後，我也常去附近的一條溪谷。谷中亂石嶙峋，澗水跌撞而過，在石頭間四下奔流，並且造就了好幾處幽潭瀑布。潭水澄澈，可以看到大蝦河蟹在水底爬行，而機警地貼著石壁的是鰕虎魚。我從沒見過那麼清明淨美的水，每次入谷幾乎都會禁不住誘惑，脫光衣服下去游幾回，累了就躺在巨石上休息。若是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太陽已差不多移到西側高山的脊背外，谷裡曬熱的石頭正在轉涼，仰臥其上，暖意從背部絲絲透入，慢慢在體內擴散。水聲和著蟬聲在谷內渾然激盪，偶爾掠過的幾聲鳥叫聽來更為嘹亮。然後，經常會有一些葉子無端飄落，有的掉進水裡，有的在我身邊躺了下來，安靜地伴我看天看山，欣賞山崖的走勢以及從中斜斜地逬生出來的樹的樣子。時間緩緩流過。

　　日子就這樣過去，消磨在管山管水裡。並不固執要去做什麼事，然而想來也沒什麼大後悔。晚上入睡前，閉目感受周遭的寧靜，我總是心懷感激。大自然如此渺漠，卻又如此可親，和我息息相關；我無法也不願割離。在黑暗中，我彷彿聽到了宇宙生命的呼吸和訓諭。我凝神諦聽。時間緩緩流過。

　　在山上，我住的是一座佛寺。寺裡的僧人有三、四位，他們經常房門緊閉，大概在深究了脫生死的問題；偶爾會在庭院的花樹間走動，手裡數著念珠，閒閒地觀天。冬來時，庭中的桂花香氣馥郁；夏季裡，院子外圍的蓮霧樹果實纍纍，大殿的佛像則一成不變地俯視著冷硬的大理石地板和殿外不時生滅的遊雲。

第五篇、《楊柳舞姿》 陳芳明

晶瑩剔透的記憶，停駐在十八歲那年的水面。波光粼粼，漣漪暈開，我確知那都是來自岸邊柳條的輕拂。寧靜的年華，詩般的諾言，因為有湖色的鑑照而成為永恆。過了中年以後，回到故鄉的蓮花潭，依舊是天光雲影，柳綠水藍。只是那永恆的青春與許諾

已不再永恆，而不含任何雜質的記憶則永遠遺留在記憶裡。

千頃綠柳揚起的微風，萬箭金陽的濃蔭，是我離鄉前無悔的歲月。當我還是一位高中青年，總是習慣坐在水邊瞭望屬於自己的私密天地。酷嗜騎著腳踏車穿過朽舊的城牆，不定期造訪柳蔭下的草地。那都是發生在我的愛情之前，在我的文學之前，在我的政治

之前。清澈的潭水告訴我，世界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比起愛情語言，文學語言，政治語言，我與天地的對話有一套溝通的系統。你可能不會熟悉我的青春城堡，不過，一旦來到柳岸水邊，你當可理解我曾經有過純粹與澄明。

那時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知己或知音，而只是與朋輩一起騎車出遊。從小鎮北端的校園，到城東的碧綠潭水，整個世界就只有那麼大。現在看來也許是閉塞的，那時我都覺得是安全的。我與朋友只是交換一些異性的信息，最多是一些性的禁忌。當我開始閱

讀詩與小說，就已漸漸意識到正要走出自己的天地。

那些閱讀並未引起我青春友伴的好奇，當然更不會成為我們之間的話題。但對於彼此的友誼全然無礙，他們仍然邀約我去傾聽水聲蟲聲樹聲。設若我繼續留守在故鄉小鎮，也許無聞於那些痛苦的知識與折磨的政治。這常常使我想起魯迅筆下的閏土，賴和回憶

中的阿四，鍾理和所眷戀的美濃鄉民。靜靜躺臥在楊柳樹下，我與朋友各自吐露內心的志向。在柳葉搖曳中，我從綠蔭縫隙窺探藍天。終於忍不住對著他們宣稱，我將出國留學，到小鎮以外即為遙遠的世界。他們都倏然坐起，以不解的眼神注視著我。

那是非常遠大的志向，不可思議的誓言。我可能是出於一時無心的衝動，卻又不知如何收拾那樣錯愕的場面。對著朋友，我只能含糊漫應著，會的，我會永久留在自己的土地。然而，也不知道有什麼力量隱隱推著我，把我推到遠離故鄉的方向。直到高中畢

業之前，我與朋友仍然在水邊歡笑唱著英文歌曲，咬音不全，旋律變調。從右手算過來的第三棵楊柳樹，確實見證了泛起的夢想在我們的談話中明滅。青春的胸膛有多潔淨，就像你可以俯望水底的魚群，歷歷可數。

我攜著受創的靈魂回到故鄉時，那年歌聲飛揚的朋友已都散落天涯海角，以著不解眼神凝視我的他們，大概也記不起曾經的誓約。有的仍然漂泊在異國的城市，有的浮沉在商場的風塵，其中有一位則漠然告別人間。晶瑩剔透的情感，如今是一池被撩撥的泥

水。我知道，混濁的記憶，再也不會有沉澱澄淨的時候。

站在岸邊，我私密的天地並沒有懷想中那樣開闊。湖中無端矗起俗豔的閣塔，遮斷我遠眺的望眼。樓台後的半屏山也遭到開挖而全然傾塌，而水岸的楊柳也幾乎被砍伐淨盡。只剩下左岸的這一排，依舊是柔指梳髮的姿態。柳樹水藍的青春，成為生命中的一

則傳說。千頃綠柳，萬箭金陽，烙著我的青春印記。你來尋找謠傳中的我，愛情之前，文學之前，政治之前的我，務必記住，就在右手算起來第三棵的楊柳。波光粼粼，漣漪暈開，都從這裡拂起。